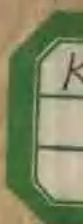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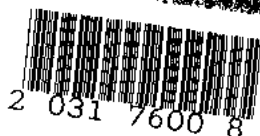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音樂生活

柴可夫斯基・梅克夫人著
陳原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



82452-19
 登錄號
 12年7月8日 入館

我的音樂生活

柴可夫斯基·梅克夫人著
 陳 原 譯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1 •

音樂傳記
我的音樂生活

Beloved Friend

原著者 Peter Tchaikovsky
Madame Nadezda Von Meck

翻譯者 陳 原

《本書根據 Barbara Von Meck 及 C. Bowen 合編英文本譯出》

有 限 公 司

1948年6月第壹版香港印0001—1500冊

1950年5月第叁版上海印3001—4500冊

1951年12月新二版上海印4501—7000冊

書號 (176) [111] 定價 港 19,000

新 大 華 出 版 社

(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)

光華印刷廠承印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華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60I76/27



柴可夫斯基塑像 N. 維林斯基 (Z. Vilensky) 雕刻，一九四七年蘇聯全國
藝術展覽會作品，載五十二期「火花」(Ogon'ok) 雜誌上。



一八六二年的柴可夫斯基



柴可夫斯基 (Peter Ilitch Tchaikovsky) (一八四〇至一九一三)



柴可夫斯基和安東尼娜



梅克夫人 (Madame Nadezda Von Meck)



柴可夫斯基作曲的歌劇『歐根・奧尼金』根據普希金所著同一名稱的歌劇。這是大門的場面，在莫斯科大劇場上演的舞台照。



柴可夫斯基作曲的歌劇『奧麗昂之女』

列寧格拉基洛夫劇團合照



柴可夫斯基作曲的舞剧『天鹅湖』

这是莫斯科大剧院舞台照。

譯者前記

一 書名的來由

在音樂史上，確曾有過幾個作曲家，能够用文字來表達他們的音樂生活的；這稀有的幾個，或者寫回憶錄（如法國的裴遼士 Hector Berlioz），或者寫論文（如德國的蘇曼 Robert Schumann），或更寫專書（如瓦格納 Richard Wagner）就這一點而論，柴可夫斯基是不屬於這一類型的。實際上在一八七六年以後，他就不會寫過一篇論文，這時離開他的死還有漫長的十七個年頭。然而柴可夫斯基卻留給我們豐富的信札和日記。從這些信札和日記看起來，他是能够用文字來表達他的樂想的。他的一部份信札和日記已經由蘇聯科學院集成專書出版。印成單本的，是他和梅克夫人的通訊集。他和同時代人的通訊，有許多還未發表；最近在蘇聯音樂論文集 (Sovetskaya Muzyka: Sbornik Statей: 第三卷一九四五年) 曾發表了他和卡士亞爾 (G. L. Kanner 1861-1926) 的通訊七篇，和格拉祖諾夫 (A. K. Glazunov 1865-1936) 的通訊十三篇，和里姆斯基·柯薩可夫 (Rimsky-Korsakov 1844-1908) 的通訊

三十二篇，即是一例。

在英語世界當中，有兩本這一類的書：一本是柴可夫斯基日記，一本是摯愛的朋友（*loved Friend*）。前一本的內容如書名所示，後一本則是梅克夫人（*Medame von Meck*）的孫媳婦（*Barbara von Meck*）和 *C. Rowen* 根據學院版兩卷本柴·梅通訊集編成的，其間加插了事實的敘述，和同時代人其他通訊的選譯，首尾連貫，儼然一部專講柴可夫斯基音樂生活的專書，甚至儼然是柴可夫斯基自己寫成的講他自己的音樂生活的專書，所加的說明正好是一種加深後人了解的詮釋。因此，當出版者仿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我的藝術生活，想把這部書的譯本定名為我的音樂生活時，譯者經過一陣躊躇，也覺得相當恰切；不過因為不是柴可夫斯基親自有意寫成的專書，因此譯者提議上下加一個引號，即「我的音樂生活」表示這不過是借用來表達書中的內容的。後來我們就這樣定下來了。

書名的來由就是如此。

二 柴可夫斯基的一生

這本書主要是關於柴可夫斯基音樂生活的描敘和內心的自白。關於他的生平，這裏是不詳的。甚至他生於那一年，也沒有記載。讀者當然很有理由要求一個小傳。我想，一九四四

年的蘇維埃日曆 (Soviet Calendar) 裏面的小傳底頭一段，可以補足這個缺陷。現在把它摘譯在下面：——

音樂天才柴可夫斯基於一八四〇年生於維亞特加縣 (Viatka)。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音樂，那樣的年紀，他就表露出極大的音樂才能和深深的愛好。但是一八五〇年他被送入聖·彼得堡法學院讀書，一八五九年畢業，入了司法部做小官員。

可是這一部門的工作沒有使他滿足，一八六二年他進了聖·彼得堡音樂院，一八六五年在音樂院畢業，因為給席勒 (Schiller) 的快樂頌 (Ode to Joy) 作的康塔塔 (大合唱)，獲得銀獎章。

第二年莫斯科音樂院開辦 (1868)，柴可夫斯基就應聘到那裏去擔任和聲學教授。他教了十一年頭。

在這一段生涯裏面，他的創造性底天才表現出充分的發展了。

在這裏我們還得加上幾句話：在司法部做事的時候，柴可夫斯基的餘暇時間完全花在歌劇院，跳舞會和晚會裏。進了音樂院之後，他從N·盧賓斯坦 (Nikolas Rubinstein) 習作曲法，從薩林巴 (Zarembo) 習理論。N·盧賓斯坦是他的老師和摯友，但是庸俗的盧賓斯坦卻不能了解柴可夫斯基。這中間的衝突，在本書裏面表現得無遺。但是通過N·盧賓斯坦，他纔得到終生沒有見面的梅克夫人底贊助（金錢的津貼和精神的鼓勵）。

現在回頭來說柴可夫斯基到莫斯科音樂院任教的情形：

那是一八六六年舊曆九月一日，一羣音樂家集纔在俄羅斯帝國風的老式兩層屋子裏；莫斯科音樂院開辦了。接待來賓的是一個眼睛活潑而有光彩的，頭髮亂蓬蓬地向後梳着的人。那是N·盧賓斯坦呀——著名的鋼琴家兼指揮，同時又是年青的俄羅斯音樂底名教師。這個音樂院十足是他的血肉底一部份；他是一個把全部生命浸淫到音樂藝術生活裏去的人。

在這種場合免不了互相道賀之後，一個年青人——教授裏面最年青的一個——出現了，他坐到鋼琴前面。莫斯科的人對於這位先生是不大知道的，只知道那是盧賓斯坦從聖·彼得堡請來的，剛從彼得堡音樂院畢業的小伙子。這個年青人的衣服很不華麗，這一點說明了他的出身寒賤。據說他到莫斯科來，所穿的舊熊皮大衣，還是詩人阿普赫丁（A. Apukhin）借給他的。這一位新教授彈了格林卡的歌劇路斯蘭與盧德米拉（Ruslan and Ludmila）底序曲；演奏得實在太好了！這個人就是柴可夫斯基，對於莫斯科音樂院的生長和進展，他是最有功績的第二人。其後的十一年頭裏面，他在那裏教音樂理論，寫下了俄國第一本的和聲學。他成名之後，還不斷與音樂院接觸。第一次排演他的歌劇歐根·奧尼金（Eugene Onegin）的，也就是音樂院的學生。這一次歷史性的演出，是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七日的事。（見蘇維埃文學 Soviet Literature 一九四六年十月號第七十一頁）

革命後，這個莫斯科音樂院已改名為柴可夫斯基莫斯科音樂院。建築物已在十九世紀九十年

代重修，現在能容兩千學生，學院本部共分五系，附設了一所音樂學校，一所中央兒童音樂學校，和一個歌劇研究部。音樂院裏面有一個可容兩千人的大禮堂，這大禮堂的音響之好，據說是很難得的：坐在最頂的樓上連舞臺劃一根火柴的聲音也聽得清清楚楚。

音樂院曾出了不少卓絕人才。柴可夫斯基的學生兼畏友，並且後來接替和聲學教席，最後又任院長的偉大音樂家泰涅耶夫（Sergei Taneyev 1856-1915）就是一八七五年畢業的。現任院長舍巴林（V. Shebalin）是一九一八年的畢業生。

他一邊教書，一邊作曲。「在不斷緊張工作之中，他常常受到苦悶，不安和絕望的襲擊。這裏的原因有個人的，有家庭的，也有社會的：七十年代莫斯科生活空氣之窒息腐化，對於作家的多情善感的性格不能不起影響。精神的危機驅使他離開了音樂院。」（西尼亞維爾：俄羅斯音樂史綱，梁香譯，三三頁）。

這一段內心生活的痛苦，和在痛苦中產生的作品，都仔細記錄在本書裏面了。離開音樂院後，靠了梅克夫人的資助，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創作上頭，同時到歐洲各地去旅行。直到一八九〇年九至十月（還有三年的日子就結束了他的一生），梅克夫人突然謠傳破產停止了對他的資助，並且對他斷絕了書信的往來——這給了晚年的他很大的痛苦，但他在那最後的幾年間也還創作出極其輝煌的作品（第六交響樂）。

他死於一八九三年。

三 柴可夫斯基博物館

柴可夫斯基晚年居留的地方，是離開莫斯科不遠的克林(Klin)。經歷了無數困苦與內心搏鬥而達到了人生的暮年底他，在這風景純樸美麗的田園中，作出了他最後的偉大作品。

克林的寓所，在革命後改爲柴可夫斯基博物館。至今訪問克林的人，還可以看見那大門上依然釘着柴可夫斯基所寫牌子。

彼得·伊里奇·柴可夫斯基寓

星期一、四下午三至五時見客。
現已外出。請勿按鈴。

經歷了無垠的苦難底柴可夫斯基，晚年極希望能有一個恬靜的田園，讓他靜靜地安住下來創作。例如他曾在莫斯科的一張報紙上登了這樣的廣告：

獨身男子徵租鄉下住宅一幢。